

海馬龍

馬 龍 魏天一 著

開
明
書
店

目 錄

編者按	序言／鄭欣淼	序言／何勇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v	viii	x	001	016	027	037	043	049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056	072	085	095	101	106	115	125	129

編者按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136	149	160	167	185	192	203	219	224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終章	
232	240	245	253	271	282	308	329	

他，出生在上海浦東，家鄉毗鄰東海。

他母親常說，人活一世啊，要爭氣點、誠實點、大度點。

母親說的話，他默默記在心裏。

那是他6歲時的一天，他的母親明明已經付了買樹苗的錢，但被鄰人冤枉為沒有付。當年那不是一筆小數字，所以驚動了很多人，一大早大人們就聚集在會堂裏準備開會處理。正式開會前，許多人湊在一起竊竊私語。與那位鄰人交好的一些人，雖不明真相，但隨意指責他的母親「不該做這種事」、「不應該賴賬」。

他的母親是一位淳樸的女性，為人善良厚道，人品有口皆碑，十裏八鄉都稱她「本份人、老好人」，從未做過失信之事。面對莫名其妙潑來的臟水，不善言辭的她，委屈得說不出話來，急得不停地抹眼淚。

看著母親不停地用衣袖擦拭哭得紅腫的雙眼，口裏反反復復說著「我給了，我真的給了」，此時此刻，站在角落裏幼小的他，心中湧起一股熱流，勇氣油然而生：「我看見媽媽付錢給他了！」小小的身軀爆發出洪亮的聲音：「我親眼看見的！」他的話音蓋過了那些質疑聲，現場頓時安靜下來，大人們的目光紛紛聚焦過來。他站到母親身邊，緊緊攥住她的衣角，目光堅定地註視著眾人。

「孩子是不會撒謊的！」「這個孩子有勇氣，很爭氣！」眾人紛紛稱贊。最終，那位鄰人承認收過樹苗錢，終於還了他的母親一個清白。而他寬厚的母親，沒有因此而記仇這位鄰人。

這件事，在他的成長歷程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當時年紀雖小，但他天性中勃發著對親人的摯愛、對正直的勇氣、對誠信的呵護、對大度的尊崇。

母親的言傳身教，就像文明的種子，植根於他的心田裏。隨著歲月，發芽、開花、結果。於是，「勇敢、誠信、包容」，自然成為他奮發進取的人生態度與精神力量。

他生活的年代，風雲變幻，世事變遷，他親歷著人類文明和當代科技的巨大進步。更重要的是，在伴隨而行的進程中，善於思考的他，愈發深刻地感悟到，無論怎樣的歲月之變、天地之變、科技之變，萬變之中有不變，那就是，人與人之間對真愛的執著追求與傾心守護，是跨越時空的恒久不變。

這，正是創作這部小說的初心。

少年時，他常常在海邊玩耍，想象著有一個能保護家人的守護神，給他力量，能在天上飛翔，也能在海底遨遊，就像海馬和龍的結合……

距離兒時的那個夢想，幾十年過去後的如今，「海馬龍」兩次來到聯合國總部，向世界展示其代表「真愛、誠信、包容」的獨特藝術形象，並作為「和平使者」贈予多國元首和世界名人，得到了他們的交口稱贊。

有一天晚上，在上海外灘，他與一位久未謀面的好友相聚。這位好友旅居海外多年，成就卓著，歷經大半生風雨，回到了祖國家鄉。席間，望著窗外黃浦江上的一輪明月，那位好友不禁感

慨：「人的一生啊，其實就是不斷地圓夢。」

這句話，他感同身受，又一次觸動了曾經的夢想，那正是母親影響他人生之路的信念。

這些年來，伴隨著事業的進展與視野的拓展，他的夢想，在全球科技進步的浪潮中，激蕩著，升騰著，實踐著。

創造智能人艾琳，在智能的基礎上，融入人類情感與信念感，讓技術不再冰冷，讓智慧充滿溫度，相信未來，終究會讓人工智能升華為充滿人性關懷的「人文智能」。

《海馬龍》這本小說，正是信念感的文學化。

遨遊海洋，沿著海岸線，朝著海納百川的前方行進，相信當下的讀者走進書裏的世界，可以在宏大歷史與個人命運之間，去體悟愛與恨、生與死、相聚與離別，能夠在驚心動魄、曲折離奇、耐人尋味的故事裏，看到千帆過盡後，唯有至真至善的人性之光，不為時間所改變。

感謝鄭欣渺先生、何勇先生為本書寫序，感謝為這本書的出版付出心血的各位。

序言 / 鄭欣淼

我不是一個小說評論家，但是對於這本體現出特有考古博物題材的歷史小說，我萌生了濃厚的興趣，感覺有話可說。

故事敘述了一段源於 600 多年前的旅程。永樂十一年十一月（1413 年 11 月），鄭和第四次下西洋，一個化名為顧清河的特別船員，帶着對馬可·波羅周遊列國的嚮往，帶着已故師父的遺願，與鄭和的船隊一同踏上了這場征程。期間發生的故事承載着千年的文明，記錄着人類性靈中的至真至善，在時間的雕琢下，愈釀愈醇，歷久彌新。

相信大家都看過一部有趣的電影《博物館奇妙夜》，作為一個博物館人，我的日常不是在博物館，就是在去往博物館的路上。為什麼大家對博物館推崇備至，充滿欣然呢？從我在故宮博物院多年的親身體會來看，是因為博物館有藝術、有人文、有文化遺產，也有對未來的預知和啟迪，有無限的想像空間。

博物館本身不在於「館」，在於「物」，在於博大的「物」。但這個「物」，不僅是物化的「物」。

它是有品質，有靈性，有精神的。

它是遠古的成就，在當代沉澱。

它，是一種文明的結晶

這種文明的結晶，是屬於人類共同享有的無價之寶。文物是歲

月的沉澱，讓我們看到歷史，藉此看到以往、告訴未來。對未來的啟迪是一種人文啟迪，是一種哲學思考，也就是一種文化的思維。

陳雲軒先生說過：對文化，對以往的歷史，對文物，都應該抱有溫情和敬意。這種溫情與敬意，源自於我們對歷史的認識，對歷史的感知，對未來的認知，以及對當下的把握。這種感知、認知、和把握，對考古和博物館領域來說，意味着對於已經發現的，已經擁有的，人類共同享有的文物，我們要好好呵護它、珍愛它。

想對我們現在能在博物館看到的，更多的是散落在世界各地，沉澱在時間隧道裏，尚未被發掘到的遺珠。我們渴望去追尋、去探索、去打撈、去認知，讓它綻放出應有的光芒。這種光芒是歷史的，是未來的，更是現在的。

馬可·波羅在幾個世紀之前的遠行，鄭和下西洋的航行，他當然有當時的時代意義、航海意義，外交意義等。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它是一種文明價值，是全人類所共同擁有、必須擁有的一種文明價值。

從這個角度來說，這本小說所描述的，這段考古性的博物歷史，在驚心動魄、跌宕起伏的傳奇背後，它的價值在於對人文遺產的傳承，記錄了歷史中遺落的一段美好，使其綻放人文光芒。這個故事帶給我們的思考和啟迪，是人文、是真愛、是遺產、是考古、是歷史、是博物。歸根到底就是對文明的認知、對文明的推崇、對文明的欣賞，對文明價值的堅守。

（鄭欣淼 文化部原副部長、故宮博物院原院長，
現任故宮研究院長、魯迅學會會長）

2020.3.4

序 言 / 何勇

2018年9月9日，紐約聯合國總部大廈，第四屆「9·9國際真愛節」隆重舉行。我應邀出席，並發表了題為《「真愛人文」的人類學意義》的演講。

兩年多後，我欣喜地獲悉，向全球首倡「9·9國際真愛節」的高迪安集團，即將出版這本考古博物歷史小說。

真是創意頻出啊！

世上所有的創意，歸根結底，都源自於人類內心，對生活的熱情，對生命的激情，對文明的溫情。

人類的良知，本質而言，就是對生活的態度，對生命的態度，對文明的態度。

也正是這種態度，賦予了人文、藝術的溫度。

作為人類學的學習與研究者，我自然對有歷史背景的人文藝術故事饒有興趣。因為人類學，需要遙遠的打量，需要微妙的想像，通過一個個生動的故事，追尋對人與社會、歷史與未來的整體理解。

生命起源於海洋。海馬龍的故事來自600年前，歷經劫難，成就傳奇。盤點現代人類學的歷史，人類學同樣熱情於海洋文明，傾情關注每一細微的個體與事件，以人文關懷履行人類責任。

任何學科本質的根本討論，都是力圖更深刻地認識人性與人

心、文化與文明。在這個方面，人類學的關注和探求，與這本書所帶給讀者的思考，是一種相同的脈動。

脈動的生命，是生活的實踐。亞里士多德強調了人的「實踐智慧」。知行合一，方為智慧。人類學面對現實生活，生活的本質是優雅從容地應對各種糾纏，讓生命勃發出真愛的光芒。浸潤着性靈的色彩與味道，正是生活與生命的真實。

現代人，應該是文明人。文明人，是善待眾生的悲憫者，是愛家庭、愛社會、愛世界的真愛者，也是愛生活、愛工作、愛藝術的優雅者。如果說，海馬龍是600年前留給現代人的文明遺珠、藝術瑰寶，那麼，這本小說所蘊含的，則是真愛人文理念的歷史鉤沉。為了真愛所彰顯的勇氣，所付出的努力，正是體現了人類追求文明進步的原動力。

歲月流轉，人類在文明中前行。無論什麼年代，「世界」「社會」「家庭」，都是全人類必須直面的「他者」；而真愛，則是全人類都必須看見的「自己」，都應當覺悟的「本質」。

（作者係聯合國中文組原組長、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士）

「三百一十萬，三百二十萬，三百三十萬，三百五十萬！」競價的數字蹭蹭向上躡，年輕的拍賣師也開始變得激動起來。

「哦，那邊的六十九號女士，喊出了三百六十萬。三百七十萬。三百七十萬，三百八十萬，注意，九十三號喊出三百八十萬。三百八十萬，三百八十萬一次，三百九十萬，還是六十九號女士，看來六十九號志在必得啊！」隨着拍賣師手指之處，所有目光都被吸引了過去。

六十九號女士就坐在我的身後，一身貴婦的打扮，身材高挑，皮膚白皙，四十歲左右。她優雅地微笑，坦然應對四面八方的目光。

「歲寒三友是什麼？」一旁的思薇指着手上的圖略問我。

她是一個法國女孩。

我叫李匠仁，從小喜歡手工、畫畫，愛搗鼓點小玩意兒，比如做做模型什麼的。我小學上課的時候在本子上畫連環畫，為此被老師抓住，叫了家長，捱了一頓訓。然而我並未因此變得老實，反而變本加厲。我的父母看我小小年紀就如此執着，就送了我去學畫，這一學就是十年。十年後，我考進了清華美院，也算光宗耀祖。知道錄取結果那天，我看着貼滿我房間四壁的習作，

覺得一切都有了回報，透過那些線條，我似乎看見了另一種人生。

所謂另一種人生，一定是比現在美好的人生。就像別人家孩子，總是比自己家孩子強一樣。我在大二的時候從繪畫系轉到了雕塑系，這樣不僅可以在二維平面上創造，還能把二維的畫面做成立體的東西。這也正應驗了我的名字李匠仁，匠仁，匠人，看來我註定要成為一名匠人。我熱愛我的專業，認真學習，醉心創作。時間飛逝，四年的大學時光很快過去了，人過了二十歲，少年往青年走，身心皆不一樣。到了大四的時候，大家都不得不考慮畢業後的日子。考研，就業，出國。這是如今年輕人離開學校後必須經歷的三岔口。平心而論，我是不想離開學校的，倒不是貪圖象牙塔的安逸，而是覺得藝無止境，自己還太嫩，需要繼續修煉，才能完成我的夢想——成為一個有着自己品牌的設計師。

我最終選擇了出國，去意大利，繼續我的學業。在學校的時候，我認識了 Jade。她是我的同學，法國女孩，對東方文化很感興趣，她說家族有很多來自中國的收藏，她有一枚造型奇特的戒指，平時都戴在手上。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她徑直向我走來，身着一身墨綠色旗袍，腳下踩着一雙雪白色的低跟皮鞋，她金色的長髮披散在肩頭，髮梢打着捲，像一層層的波浪，翡翠色的雙眸與旗袍的墨綠色一淺一深，交相輝映。Jade 這身裝扮在當時被我驚為天人，同時我緊張得無以復加，咚咚的心跳聲讓我感覺自己都快要窒息過去。Jade 看着我的臉，然後開口用中文說了一句：「你好。」

我當時應該是處於大腦充血的狀態，即思維一片空白，而眼神卻不受控制的開始從頭到腳掃過 Jade，像是評頭論足一件商品，實在無禮至極。在我目光落到 Jade 如削葱根的手指時，我看

見了她手指上的戒指，指環上鑲嵌的並不是白色的鑽石，而是一個白玉的龍頭。

並非西方傳說中的惡龍，而是典型的中國龍。龍對於一個中國人來說意味着什麼，從我們自稱龍的傳人就可見一斑。把龍頭鑲在戒指上，現在自是無妨，但要放在古代，只有皇家的人才有這個權力。但中國古代的戒指多是文字戒，就是戒面寬大，將圖案、花紋、文字鐫刻在戒面上。鑲嵌戒的戒面則窄，主要做戒托的作用，用來支撐鑲嵌在上面的珠寶，並不常見於中國。這枚戒指若是近代產物，倒不足為奇，只是從材質看來，卻明顯蘊含有一股年代的滄桑感，不像是新近打造。

我後來問 Jade 這枚戒指的來歷，她說叔叔是在路邊的小攤兒偶然看到，便買了下來。他叔叔是一個收藏家，對古玩珠寶的鑒別很有一番心得。據她叔叔的鑒定，這枚戒指應該製作於五百多年前。那麼問題就出來了，五百多年前中國似乎是沒有這種鑲嵌戒的，若有，那鑲嵌上龍頭則一定是出自皇家。五百多年前中國屬於明王朝，明清因為是中國最後的兩個封建王朝，年代接近，史料繁多，若是當時的宮廷打造，則必然會留下記載。我答應幫 Jade 查查，使用手機拍了一張照片。可以說我們的第一次是這樣相互吸引的，Jade 喜歡東方文化，所以他注意到了我這張黃色的臉。而我則注意到了 Jade 手上的戒指，上面刻的是我們民族的圖騰。

不過我後來看清楚了，戒指上鑲嵌的並非只有一個龍頭，龍頭後還連着一個身體。只是這身體並非龍的蛇形身體，看起來更像是某種昆蟲的腹部一般。我的歷史知識有限，好在父親有一位姓錢的好朋友，是復旦大學歷史系的教授。我便把照片發給父

親，請父親轉給錢教授幫忙看看。錢教授看過後回信，說史書資料上並無這種戒指的記載，而且從工藝水平、設計風格，應該是製造於歐洲。只是龍頭的形象無法解釋。

錢教授的回覆讓 Jade 的戒指繼續保持未解之謎的魅力，也引起了我極大的好奇心。我和 Jade 約定，等畢業回國以後，有機會一定幫她多方打探。而 Jade 則當場表示，自己畢業後會去中國工作一段時間，去她一直感興趣的東方文化發源之地。

Jade 的曾祖父是一名傳教士，曾在清朝末年於中國傳教，走過很多名山大川，也去過不少窮山惡水，這些跌宕起伏的大冒險經歷都被 Jade 的曾祖父寫成了一本日記，而日記裏記錄的故事也在他們家族裏口口相傳，成了孩子小時必聽的偉大冒險故事。因為曾祖父在兩個世紀前的東方冒險，使得整個家族都對東方文化帶有一種情懷。Jade 從小就在家族的薰陶下學習了漢語，所以她第一次跟我見面的時候開口就是一句你好，讓我吃驚不已，把已經醞釀到嘴邊的 Hello 又嚥了回去。我和 Jade 成為朋友後，也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她的漢語老師。中文對於外國人來說，發音是一個難點，詞彙是另一個難點。尤其是詞彙裏包含着成語，一個外國人若能熟練地使用成語，就像一個中國人可以熟練使用英語的俚語一樣，會被看成其掌握這門語言的標尺。在我認識 Jade 的時候，她的漢語還只限於日常的簡單交流，而到了後來她出口成章，旁徵博引，那都是後話了。

我和 Jade 成為朋友後，幾乎天天在一起，一起上課，一起吃飯，晚間一起散步。Jade 對學習中文有濃厚的興趣，而我教得也盡心盡力。不僅是語言方面，對於中國的文化，Jade 但凡有問，我都傾囊解答，若是自己也不懂的地方，回去上網查資料也要告

訴她。不羞愧地講，和 Jade 在一起久了之後，並沒有過多加深我對法國文化的了解，反而讓我對本國文化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Jade 讓我幫她想一個中文名字，我想了想，給她寫了兩個字：思薇。

她問我這個名字有什麼深層次的意思嗎？我告訴她，「薇」是一種草本植物，在漢語裏代表着「美麗」「聰慧」「堅忍」，中國女子取名時常用該字，而且「思薇」音近 Hathaway（Jade 的全名是 Jade Kathleen Hathaway）。Jade 聽了我的解釋後，滿心歡喜，就取了這個名字，並且要求我以後見她都叫思薇。

我嘴上應承，心中暗喜，究其原因，因兒時喜歡的電視劇《還珠格格》女主角之一名曰紫薇。和天真活潑愛闖禍的還珠格格小燕子不同，紫薇天性善良，溫柔體貼，堅毅勇敢，曾是多少少年心目中的女神，我便是其中之一。思薇，思薇，我的女神。

在即將畢業的時候，我和思薇加入了法國的一家設計公司，而公司則承諾將會把我們派遣到位於上海的設計工作室。這對我和思薇都是最好的結果，我可以回國了，而她也可以前往上海，去那個她的曾祖父遊歷冒險過的國度。

上海浦東，慈善拍賣會的現場，正在進行拍賣的是一件焦點拍品——產自清朝乾隆年間的碧玉雕筆筒，上面雕刻着中國著名的歲寒三友圖。起拍價是人民幣三百萬元。而現在競價已經到了三百九十萬。

「哦，就是說松樹、竹子、梅花這三種植物一起傲寒而立，所以就成為了朋友，是吧？！」

聽了思薇的話，我仰頭想了想，按字面意思直譯是這麼個說法，但總有一種怪怪的感覺。漢語就是這樣，同樣一種文字，從

古文翻譯成白話文，往往意思還在，但是意境卻丟了。

「四百萬，九十三號又加了十萬。四百萬，四百萬一次，四百萬兩次。四百一十萬，第四排的那位先生突然加到了四百一十萬。四百一十萬一次，四百一十萬兩次，四百五十萬。九十三號直接喊出了四百五十萬。還有比這個高的嗎？四百五十萬一次，四百五十萬兩次，四百五十萬……三次。成交！」

終於一錘定音。

「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祝賀九十三號，這位先生拍得了我們的焦點商品，清乾隆時期的碧玉雕筆筒。」

周圍再次響起掌聲，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九十三號，他坐在對面第五排靠走道的位置，我能清楚地看見他的臉，是一個四十歲左右的中年男人，面色紅潤，頭髮稀疏，此刻的他面帶微笑，滿臉春風得意。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前面坐着一個戴鴨舌帽的老人，從我進場開始，他就一直低着頭，一動不動，如老僧入定一般。剛開始我甚至以為他睡着了，仰起頭才發現原來他是在看手上的圖略。他看得全神貫注，就連主持人拿着話筒講話，吸引眾人注意力的時候，他也依然不為所動，仿佛整個人都鑽進了圖略裏一樣。等到拍賣開始，各路拍品競相亮相，競價聲此起彼伏，他卻依然低頭如故，對一切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剛剛競買結束的碧玉雕筆筒，是本次拍賣會的焦點拍品，三百萬的起拍價也冠絕全場，競價的過程也是你爭我奪，然而從始至終，我前面的老人連一次頭都沒有抬。

這樣一來，老人的行為就不僅顯得古怪，而且神祕了。

這次拍賣會的焦點拍品有兩件，一件是剛剛成交的碧玉雕筆

筒，另一件明嘉靖龍鳳穿蓮紋魚缸不出意外應該是放在下半場。碧玉雕筆筒成交之後，有十幾個買家離場，看來他們來意明顯，可惜「財」不如人。而拍得碧玉雕筆筒的九十三號男士還留在場內，似乎意猶未盡。

「你想買的盤子快到了吧？」我問思薇，她叔叔託她來買的是一對起拍價五萬元的鬥彩松鶴文盤。

「嗯，看圖略應該是這件拍品之後。」思薇低頭看着圖略，突然皺了皺眉頭。

「怎麼啦？」我剛想順着她的目光去看圖略，主持人的聲音卻響了起來。

「接下來的這件拍品，委託拍賣提供的資料，是產自明永樂時期的一尊玉像，出土自蘇州崑山，起拍價是人民幣五十萬元。」

話音剛落，一片譁然。

因為大幕布上顯示了拍品照片，會場在一片譁然之後又立刻響起了一陣竊竊私語。

「這東西是明永樂時期的？」我身後的六十九號女士的口氣就像指着一頭鹿說這是一匹馬一樣。

幕布上所顯示的拍品圖，看起來像是某種遠古的神獸。它擁有龍的頭，昂首驕傲，口裏還銜着一顆珠子。胸膛挺起，身子張成弓形，背上有一個發條型的鱗，細看則是海浪的形狀。神獸的尾部似乎是一團奔騰的祥雲，但又仿佛是翻滾的海浪。傳說龍生九子，不知道這神獸是否也是龍的九子之一。

「蘇州崑山？什麼時候出土的？」

「這真的是明朝的東西嗎？龍頭御用，必是皇室重器。可我怎麼從來沒見過這種神獸？」

「這是贗品吧。看樣子不像是明朝時候，更像民國時候啊。你看那東西的尾部，龍是蛇尾，這怎麼看都不是蛇尾啊。就像是把龍的頭和什麼別的東西嫁接起來了一樣……」

「這雕塑的工藝明顯是西方的手筆，中國的工匠不這樣雕刻器物，既然是永樂年間的手筆，那也該看起來像是中國貨啊。還要五十萬？天啊，我看最多五萬塊吧。這就是個工藝品，完全沒有古董價值啊。」

會場議論四起，羣眾交頭接耳，滿是疑問句的升調讓台上的拍賣師也略感尷尬。但場上並不是只有懷疑的聲音，思薇瞪大了眼睛，死死地盯着幕布上的圖像，我前面一直低頭的老人竟然抬起了頭。直覺告訴我，幕布上的圖片一定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怎麼了？」我問思薇，她轉頭看着我，臉上寫滿了驚疑，她指了指自己戴在左手的尾戒，然後又指了指幕布。

經思薇這一點撥，我才恍然大悟，幕布上那神獸有一個中國龍頭，身軀卻非蛇形，思薇戒指上的鑲嵌物，也是龍頭，身軀同樣不是蛇形。

難道兩者根本就是一個東西？

我連忙低頭翻看圖略，很快翻到了有這件拍品的頁面，拍品的名字叫做海馬龍像……原來那不是蛇尾，而是海馬的下半身，此刻再抬頭看幕布上的圖片，才驚覺這似乎是將龍與海馬各取一半，嫁接而成。圖略上有關海馬龍像的資料也僅僅是長寬高、質量等物理數據，其他的介紹一應俱無。

只是思薇的戒指來於歐洲，而此刻的拍品資料上卻寫着產於明朝永樂年間，空間上是矛盾的。但話說過來，思薇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不也正是為了尋找這枚產於歐洲的戒指的線索？

拍賣師咳嗽了一聲，打斷了台下的議論，「現在拍賣開始，有沒有人出價？」

隨着拍賣師的聲音響起，台下的私語聲開始降低，大家都安靜了下來。

當然，他們應該不是想出價，而是想看看，會不會有人出價。結果，就真的變成了一片安靜。

「肯定流拍啊。」身後的六十九號女士再度開口，她的聲音不小，在此刻安靜的會場裏人盡耳聞。

「那……」拍賣師舉起了槌子，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心裏太感謝六十九號女士，給了他個台階，讓他順勢宣佈流拍。

我注意思薇的肩膀抖動了一下，我想她的腦海裏應該閃過一個電光石火的念頭：拍下這件雕像！

拍賣師的槌子已經揚起，留給思薇猶豫的時間已經不多，五十萬不是一個小數目，何況思薇此行的目的本來只是一個五萬的小盤子。不過還沒等思薇做出反應，我身前的老人舉起了手中的牌子。

一號，他是一號。

「五十萬，一號，一號老先生五十萬。」拍賣師的手還舉着槌子，嘴巴卻開始結結巴巴地說話了。

老人的舉牌就像一顆石子扔進了湖面，哦不，應該是一顆燒得滾燙的石子扔進了鍋裏，接着整個鍋都沸騰了。全場譁然的同時大家的目光都被吸引到舉牌的老人這裏。我和思薇在老人的身後，無法看見他此時的表情。他就像剛剛從沉睡中醒來一樣，之前他一直低着頭不知在想着什麼，而現在他的一次舉牌就讓整個會場陷入一種莫名的躁動。

「五十萬一次，五十萬兩次，五十萬三……」

拍賣師再次舉起了槌子，而他再次沒能砸下來。

「六十萬。」一個女聲響起，發音並不標準，大家循聲望去，發現竟然是一名外籍女士，看年齡在四十五歲上下，一頭金髮。她戴着黑色的大墨鏡，讓人無法看清面容。

「這位三號女士出價六十萬。」

幾乎就是在下一刻，老人再度舉牌，報出七十萬的價格。

從拍賣師剛剛急促的報價可以看出他似乎生怕老人後悔，而事實是五十萬真的只是一個起拍價，這件險些要流拍的物品似乎驗證着一句中國古話：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十萬十萬地加，是託兒吧。」旁邊有人議論道。

的確像這種規模的拍賣會，兩件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焦點拍品，碧玉雕筆筒和龍鳳穿蓮紋魚缸的價格也不過兩三百萬，其他的拍品很多價格不過數萬。

「可馬上都要流拍了啊，如果有託兒，到底1號是託兒，還是3號是託兒？」

說這句話的人好像生怕大家聽不見，不像六十九號女士在安靜的會場一語庇全場，他的聲音已蓋過嗡嗡的大廳，傳到了每個人的耳朵裏。

「七十萬。」老人再次舉牌。

「八十萬。」外籍女士不甘示弱。

這次全場不再嘩然，似乎都傻眼了。

看來無論是1號還是3號，壓根就沒有理質疑的人。

「這是什麼情況？」身後的六十九號女士困惑了，而我知道這絕不僅僅是她一個人的狀況，困惑傳染着現場的每一個人。我

不禁回頭看了一眼，發現六十九號女士正低頭在手機上輸入着什麼，這也是現場不少人的動作，還有的直接拿着手機起身離開，我恍然大悟，他們在查找有關這件拍品的資料。

唯一沒有被傳染的，恐怕只有在競價的老人和外籍女士了。

他們知道真相。

年輕的拍賣師已經有點茫然，面對底下交頭接耳的大眾，他一會兒看看老人，一會兒看看外籍女士，顯得不知所措的樣子。

「報價。」思薇突然出聲，我嚇了一跳，幾個人衝這邊投來目光，拍賣師馬上反應了過來，清清嗓子：「八十萬一次，八十萬……」

八十萬到不了第二次，老人再次舉牌，一百萬。

又是一陣騷動，簡直就像是海潮一樣，一潮接着一潮，一浪高過一浪。

「兩百萬。」聲音再起，卻是從我旁邊傳來的，我猛然一驚，回頭，卻看見思薇舉起了手裏的號牌。

「八十號女士，兩百萬？」拍賣師的聲音裏透着藏不住的疑惑，這個說着中文的外國女孩怎麼就突然加入了這場詭異的競價，而且直接喊出了高於上一次競價一百萬的數字。

「是兩百萬。」思薇說，擲地有聲。

不用說了，現在全場的焦點又轉移到了思薇身上，包括一直坐在我們前面的老人，他回頭望着思薇，思薇也看着他，兩人均面無表情，看不出喜怒。

一個念頭在我腦海中閃過，我隱約有些明白思薇的想法，但現在不是細想的時候，因為另一個可怕的念頭冒了出來，如果兩個人都是託兒呢？剛才四周有人談論，猜老人和外籍女士裏

有一個人說託兒，可這又不是鬥地主，規定只許有一個地主。如果兩個人都是託兒呢？這根本就是一場雙簧，引誘第三個人進來埋單。若真是如此，那他們顯然已經達到了目的，思薇把一個起拍價五十萬差點流拍的雕像喊到了兩百萬，如果這時兩人撒手不管……

「兩百萬一次。」無人加價，拍賣師已經開始倒數。

我心急如焚，想跟思薇說點什麼，可她若有所思的樣子，仿佛思緒根本不在現場一般。

「兩百萬兩次。」無人加價，拍賣師的目光掃過全場，我感到額頭已經沁滿汗水，難道思薇真的被套進來了？

「兩百一十萬。」拍賣師的聲音再次響起，是兩百一十萬，而不是兩百萬三次，有人加價了。

不是老人，也不是外籍女士，當然也不是剛剛舉牌的思薇。

有新的人加入了戰局。

我不禁舒了口氣，一股虛驚一場，劫後餘生的感覺。然而局面的變化是連鎖式的，在周遭四起的議論裏，在一片潮水般的嘈雜聲中，信息如白色的浪花般翻滾着，並被人們清楚地捕捉到。

「剛剛得到消息，這件雕像可能確實產自明永樂年間，據說和鄭和下西洋有關。」

「鄭和下西洋導致萬國來朝，鄭和的船隊最遠到了非洲東海岸，他很有可能進入紅海，他離歐洲並沒有想像的遙遠。」

「鄭和下西洋時的海圖等資料等大多都被明朝的官員燒了，鄭和七下西洋，帶回來那麼多奇珍異寶，難道這就是其中之一？」

「鄭和下西洋曾從蘇州瀏家港出發，有出發就有回來，前面說這件雕像出土自崑山？」

「崑山在哪？」

「在蘇州啊。」

在一片人人問我，我問人人，人人答我，我答人人的氛圍中，連我這個一個指頭沒動的人都迅速理清了這些關係。

鄭和，蘇州瀏家港，下西洋，紅海，歐洲，回瀏家港，蘇州崑山出土。

「兩百二十萬。」在這條大家貢獻編製的線索鏈中，有人開始將理論變為現實。

「兩百三十萬。」現場似乎不需要拍賣師了，每個舉牌加價的人都讓自己的聲音蓋過全場嗡嗡的討論聲。

如果說剛剛老人和外籍女士之間的單挑讓現場稍現火藥味的話，那麼現在簡直是烽煙四起。

我轉頭看了看思薇，大概理清了她的想法，她出聲提醒拍賣師報價，是為了讓競買快點進行下去。而她喊出兩百萬的競價，則是在賭老人和外籍女士會再加價，也是在間接估量海馬龍像的價值。

而海馬龍像，必然和她手上的戒指息息相關，因為她的戒指上，此刻也正躺着一頭小海馬龍……

「兩百五十萬。」剛剛以四百五十萬高價拍下碧玉雕筆筒的九十三號舉牌。

「兩百七十萬。」有人又抬了一槓。

「三百萬！」九十三號激動得站了起來。

有人說競買就像賭博，很容易讓人熱血沸騰，現在看來此話確實不假。

現場再次變得安靜了，似乎九十三號的激動震住了大家。或

者說大家都趁此機會稍微冷靜了一點，沒有讓剛才的勢頭繼續變成一場不理智的賭博遊戲。而這時又有一個人大聲嘟囔了一句：「這要真是託兒，這次可是釣上大魚了。」

大家的目光並沒有轉移到說這句話的人身上，而是轉移到了最先競價的老人和外籍女士，甚至還有幾道目光射向思薇。而接着所有的目光都轉移到了現在的『勝利者』身上，叫價三百萬的九十三號。

我看見九十三號得意的表情變得有些慌亂，而當他意識到幾乎所有人都在看他的時候，他的表情就像是吞了一隻死蒼蠅一樣難過。

「三百萬一次。」已經被大家剝奪聲音很久的拍賣師此刻終於還魂了，不過他的語速很慢，似乎在等着新狀況發生一樣。

現場再次變成了竊竊私語的狀態，我注意九十三號的臉色，那哪裏是吞了一隻死蒼蠅，簡直是把一隻死蒼蠅嚼碎嚥下去了。

「三百萬兩次。」拍賣師的聲音再度落下時，現場連竊竊私語都沒有了。

這時再看九十三號的臉色，我只能說那隻蒼蠅其實是活的，嗯，對，他一定是把一隻活蒼蠅咬死嚼碎嚥下去了。

「五百萬。」平靜的聲音，穩定的手，舉起的牌子上寫着阿拉伯數字：1。

老人又出手了，似乎是在用實際行動回應周遭的質疑：你們不是說我是託兒嗎？

如果老人真的是託兒，還會有人再出高過五百萬的價格嗎？當然我相信，現場已經沒有人會認為老人是託兒了。而從三百萬到五百萬，這似乎是老人給大家的一個信號：讓這場無聊的遊戲

結束吧。我本來只是想以低調的姿態，以起拍價的價格買走這件你們眼中的贗品。而現在，我卻要以起拍價十倍的價格，讓你們所有人閉嘴。

是的，大家都閉嘴了。啊不對，很多人依舊張着嘴，但他們都沒有發出聲音。大家都看着老人，每一個人，每一個角度，所有的視線只集中在一點。

會這樣結束嗎？

「一千萬。」

我聽到了一個聲音。

我聽到了這個數字。

那一刻我感覺一切都變慢了，我似乎能清楚地聽見自己的心跳聲，周圍人的心跳聲，大家好像都進入了慢動作時間，直到我聽見拍賣師的聲音再次響起。

「三號，一千萬，一次。」

無人應答，大家像被凍結的蠟像一般。

「三號，一千萬，兩次。」

拍賣師的聲音裏帶着無法抑制的顫抖。

「三號，一千萬，三次。」

舉起的槌子揚起，然後落下。

落下了嗎？

會落下嗎？

我想那一刻，很多人都和我一樣，其實並不清楚自己希望看到的是什麼。